

返回类位移动词“回、还、归、返”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分析*

王 华¹, 高建英²

(1.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返回类位移动词“回、还、归、返”尽管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和意象图式, 但语义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各词语义的梳理及本义的分析, 文章提取出这四个词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分别是: [+过程性]、[+动因性]、[+依附性]、[+逆向性]。

关键词: 位移动词; 回; 还; 归; 返; 区别性语义特征

中图分类号: H1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 (2014) 02-0043-06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14.02.008

一 引言

现代汉语中“回”“还”“归”“返”四个动词的意义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 其语义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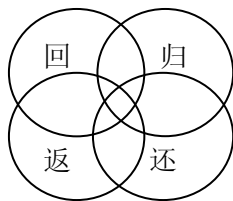


图1 “回”“还”“归”“返”语义关系图

图1说明, “回”“还”“归”“返”四个词具有共同的语义基础(中心部分), 它们可以两两组合, 如“回归”“返回”“归还”“返还”等, 也可以在某些语境中彼此替换, 形成图中交叉的部分。尽管在使用中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由于每个词的区别性语义特征不同, 因此每个词又都存在各自独立的义项及使用环境。如, “回家”一般不说“还家”; “还书”也不能说成“回书”; “回国”和“归国”两种说法都存在, 但“归国华侨”与“回国华侨”意义有所区别; “折返点”也很少说成“折回点”。我们知道, 语言中同一语义场内的各个成员在功能上不可能完全相同, 彼此之间存在着分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但关于这四个词在功能上有何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性语义特征是什么, 目前通用性辞书中的释义还未做出区别性解释, 就笔者所见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论著。

本文尝试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中的释义, 穷尽性地分析《现汉》中以“回”“还”“归”“返”四个词作为起首语素的词语(及相关例词), 梳理“回”“还”“归”“返”的语义发展脉络, 并借助《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

文》)等, 提取它们各自的区别性语义特征。

二 “回、还、归、返”的共同语义图式分析

《现汉》对“回、还、归、返”的释义存在一个基本相同的义项, 分别为:

回: ② 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 还。(576页)

还: ① 返回原来的地方或恢复原来的状态。(564页)

归: ① 返回。(487页)

返: 回。(362页)

上述释义说明这一组动词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 属于同一语义场, 因为它们共有的语义特征是“返回”, 所以我们称之为“返回”类位移动词。这组动词所描述的共同场景是: 运动主体从B点(出发点)运动至A点, 而A点本身又是运动主体曾经运动至B点的起点(原点), 也就是《现汉》所说的“原来的地方”, 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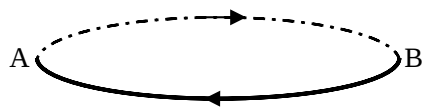


图2 “回、还、归、返”单次循环位移图式

图2显示, 运动主体的运动轨迹是从A点运动至B点, 再由B点运动至A点。因为由A至B是由B至A存在的必然前提, 所以运动主体本身的运动过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环形。现代汉语中“回、还、归、返”四个动词描述的均为这一完整运动过程的后半段, 即由B至A阶段(实线部分), 由A至B阶段是这四个动词词义存在的前提(虚线部分)。尽管它们描述的都只有运动过程的后半段, 但在我们的头脑中却认为它们包含了运动主体的整个运动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前半程存在, 那么单独的运动主体从一

* 《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谨此致谢。

处到另一处就不能用“回、还、归、返”，因此这一组动词在我们的头脑中构成了一个基本相同的完整的环形运动图式。

三 “回、还、归、返”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分析

3.1 “回”的语义分析

3.1.1 “回”的典型语义分析

(1) 旋转环绕，多次循环的过程

该意义与“回”的字形高度一致。《说文·口部》：“回，转也。从口，中像回转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外为大口，内为小口，皆回转之形也。如天体在外左旋，日月五星在内右旋是也。”“回”中的两个“口”描绘出了物体旋转环绕形成的轨迹，构成的往往是多次循环。现代汉语“回”以该意义构成的词语多反映其字形所表示的多次环绕的形态，有的表示物体本身呈重复环绕状，如“回肠”；有的表示物体旋转环绕的运动方式，如“回旋”等。这些都体现了运动主体位移过程“整体、环绕”的特征。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14 个，^①分别是：回肠、回肠荡气、回肠九转、回荡、回环、回廊、回绕、回翔、回响、回形针、回旋、回旋曲、迂回^②、峰回路转。这些词语中的“回”基本呈现的都是一个相对真实的多次环绕的图景，如“回廊”是循环往复样貌的走廊；“回绕”“回翔”是物体的运动轨迹表现为真实的多次循环；“回荡”“回响”是声音在循环不断地往复；“峰回路转”是指路在山峦间不断环绕。

(2) 到达原点，引申为单次循环的过程

“到达原点”是现代汉语中“回”的中心义，凡是从原点出发最终又运动至原点的一个完整过程即为“回”。该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多次循环概括化为单次循环，另一方面是将一个完整的“由 A 至 B 再至 A”的环形运动过程变为只凸显后半程——“由 B 至 A”阶段，而前半程——“由 A 至 B”阶段则通过上下文语境进行介绍，甚至成为隐含背景。经过概括及凸显的“回”，其抽象程度比第一个意义高。与第一个意义相比，此处的“回”由真实图景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图式。如“回家”“回国”“回落”“回收”等的路径不一定都呈现为真实的环形，而是抽象的从原点出发又运动至原点的过程，也就是说人脑对“回”所表示的意义已进行了抽象概括，从“多次往复”中抽象出“往复”的运动特征，而舍弃了频率和次数，即只要是运动主体从原点出发又回到原点，这样一个周期就是“回”，它以意象图式的形式储存在人脑中。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53 个，分别是：回潮、回程、回调、回跌、回返、回放、回购、回顾、回归、回归年、回归线、回锅、回还、回火、回家、回空、回扣、回来、回老家、回流、回笼、回炉、回路、回落、回门、回念、回聘、回棋、回迁、回去、回神、回升、回声、回师、回收、

回首^②、回售、回赎、回溯、回填、回味、回文诗、回乡、回想、回心转意、回忆、回忆录、回音^①、回佣、回游、回涨、迂回^②、巡回。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有四种语义关系：“回返”“回归”等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是同义或近义关系，能够比较直观地显现出物体运动的单次循环过程；

“回锅”“回火”“回家”“回炉”等的后一语素是“回”的原点；“回调”“回落”“回聘”“回收”“回售”“回溯”“回填”“回想”等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构成方式和结果的关系；“回棋”“回神”“回声”“回师”“回音^①”等的后一语素是“回”的主体。

(3) 恢复到原状态

“回”的第二个意义表示物体运动的原点对应的是一个具体或抽象空间位置的点，如“回家、回国”中的“家、国”，“物品回收、水位回落”中隐含的“制造厂/回收站、水位线”等，这说明“回”表示的仍是一种空间位移。而此处的“回”描述的则不再是真实的空间位移，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由空间位移抽象为状态的恢复。原状态和新状态可以分别隐喻为循环位移图式中的原点（A 点）和出发点（B 点），从新状态恢复到原状态的过程与从出发点到原点的过程存在像似性，因此状态的恢复与循环位移存在隐喻关系。这样，“回”由具体真实的空间位移抽象为物体状态的恢复，表示物体在从原状态变为新状态后，又由新状态恢复到原状态的过程。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6 个，分别是：回暖、回春、回嗔作喜、回青、回生¹、回生²。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均为“回”运动的状态原点，如“回暖”是回到温暖的状态；“回春”是回到春天或回复到健康的状态；“回生¹”是从无生命回到有生命的状态；“回生²”是从熟悉回到陌生的状态。

(4) 应答、答复

表面看应答、答复行为存在两个行为主体，这与“回”在循环运动中只有一个位移主体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在应答、答复中真正发生位移的并非问答/呼应的行为主体而是信息或动作行为本身。信息/动作行为从提问/动作发出人（A 点）传递至应答/动作承受人（B 点），再从应答/动作承受人（B 点）发出至提问/动作发出人（A 点），这一过程与物体的空间循环位移过程存在像似性，因此“回”从“单次循环”隐喻派生出“应答、答复”义。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25 个，分别是：回拜、回报、回禀、回答、回单、回电、回访、回复、回护、^③回话、回击、回敬、回口、回馈、回礼、回请、回手^②、回条、回帖、回信、回音^②、回应、回赠、回执、回嘴。这些词语包括一般性应答和有目的性应答两类。一般性应答多是通过口语或信件等方式来答复对方的一般性问题或请求，如“回禀”“回答”“回单”“回信”等 16 个词。

有目的性应答多是通过特定动作行为来答复对方的目的性较强的行为,如“回拜”“回击”“回馈”“回口”“回礼”“回请”“回手”“回赠”“回嘴”等9个词,往往包含“对方先执行了该动作,所以必须有所回应”之义,具有一定的[+动因性]特征,因此这里的“回”多可以用“还”替换。但具有[+动因性]的“回”能产性和自由运用程度不及“还”,这说明现代汉语中“回”与“还”的区别性语义特征不同。

(5) 谢绝(邀请);退掉(预订的酒席等);辞去(伙计、佣工)

这个意义是“应答、答复”义的进一步派生,是指运动主体的人或事物回到原状况。如“谢绝邀请”是回复对方不参加邀请,使邀请的行为没有实现;“退掉预订的酒席”是回复酒店,使举办酒席的事情没有成为现实;“辞去伙计”是使伙计重新回到没有工作的状况。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3个:回驳、回绝、回戏。

(6) 量词“回”

比赛或较量中一个攻防过程与物体从原点出发到达另一点再回到原点的运动过程存在像似性,因此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一个回合”。动词“回”的意义不论具体还是抽象,表示的均是一个完整的、有始有终的过程,具有整体性。而传统小说的一章,讲述的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有始有终的故事,这

种事件的完整性与“回”的整体性特征吻合,因此也叫做“一回”。现代汉语中表示一个事件的整体叫做“一回事、两回事”,这里的“回”也是概括说明事件的完成和结束,强调过程的完整。《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2个:回合、回目。

(7) 运动方向扭转

《说文》中对“回”的解释是“转也”,即旋转之义。物体在旋转过程中运动轨迹呈封闭的环形而非开放的直线形,正是这种环形的轨迹特点使得物体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运动,如果以原点为参照,前半程是向外运动,而到达某点后重新朝着原点运动,后半程则为向内运动,由“向外”到“向内”的改变,自然蕴含了“运动方向扭转”的意义。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16个,分别是:回避、回光返照、回见、回马枪、回眸、回身、回手①、回首①、回天、回头、回头客、回头路、回头率、回头人、回头是岸、回转。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有三种语义关系:

“回转”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是近义关系;“回避”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是目的与方式关系;“回光返照”“回头”“回马枪”“回眸”“回身”“回首”“回天”等的后一语素是“回”运动方向扭转的主体。

通过对“回”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 状态恢复

回: 旋转环绕; 多次循环→单次循环→应答、答复→谢绝、退掉、辞去

↘ 量词

↘ 运动方向扭转

“回”的本义从其字形可知是“旋转环绕、多次循环”。从该意义中抽象概括出“回”运动图式的主体为“循环,环绕”,从环绕的“多次循环”进而概括出“单次循环”的意义。该意义内部包括过程性、完整性、方向性等多个特征,因此其派生意义即围绕这多个特征展开。“状态恢复”“应答、答复”主要侧重于表现“单次循环”中往复的过程性特征;量词“回”则主要侧重于表现“单次循环”中隐含的完整性特征;而位移主体“运动方向的扭转”则表现的是方向性特征。

3.1.2 “回”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回”的字形和本义表示的是“由A至B再至A”的完整运动过程,并没有分为两个半程。现代汉语中,“回”的这一意义基本保留在了双音节合成词中,也就是说该意义的“回”已经成为一个构词语素,如“回廊”“迂回”等。现代汉语中作为动词的“回”表示的意义更多地是侧重整体运动的后半程,即“由B至A”这一部分,其前半程则变为“回”语义系统成立的一个隐含背景,如“回家”“回信”

等。尽管如此,“回”构成的仍是一个完整的环形运动过程图式。总体上看,“回”的若干意义多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过程性]这一语义特征的基础之上。“多次循环”和“单次循环”是运动过程本身;“状态的恢复”是运动过程的状态性隐喻;“应答、答复”是运动过程的言语行为性隐喻;“谢绝、辞退”是在“应答、答复”基础上的转喻;量词“回”是因事件的完整过程及攻防双方的一次交锋过程与动词“回”具有相同的过程完整性而派生;“回”的运动过程中同样也蕴含“运动方向的扭转”。因此,“回”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过程性]。

3.2 “还”的语义分析

3.2.1 “还”的典型语义分析

(1) 返回,回到原点或回复到原状态

该意义保留的是“还”的本义。《说文·辵部》:“还,復也。”《尔雅·释言》:“还、复,返也。”^④“还”与“环”具有同源关系,^⑤二者都含有“圆环”之形,因“辵”旁表示“行走”义,“还”表示从某地“回到原点”,其运动轨迹呈现完整的环形。现代

汉语中,“还”的本义一般保留在较早的结构中。

《现汉》中此意义的“还”构成的词语共9个,分别是:还魂、还家、退耕还林、还迁、还俗、还乡、还阳、还原、还原剂。这些词语中的“还”都表示单次循环运动过程,但该意义在现代汉语阶段已不是“还”的中心义,此义多由“回”承担,这些词中的“还”大多可译为“回到”。

(2) 有动因地回到原处

“有动因地回到原处”一方面保留了“还”在本义中的运动轨迹,仍为单次循环的完成。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意义的“还”强调“由B至A”运动的出现和完成是以“由A至B”为强大动因造成的,正由于该动因的存在,使得“还”的行为必须发生。例如“还书”,“书”从领有者一方借出,通过“还”的动作又回到了领有者,形成一个完整过程,与此同时,“书”之所以要“还”,是因为前期有“借”的行为,使得“还”成为必须的行为。“还愿”是由于先有了与神佛的约定,当约定实现后,当事者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再如“还手”“还嘴”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先有挨打受骂的原因,迫不得已动作者才做出了“还”的行为。正是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动因,才促使“还”的动作必须施行,因此“还”构成的词语中有时会含有“不得已/不得不”的意味。

现代汉语阶段,这个意义是“还”的中心义,《现汉》中此意义的“还”构成的词语共16个,分别是:还报、还本、还击、还价、还口、还礼、还情、还手、还书、还席、以牙还牙、还愿、还债、还账、还嘴、偿还。此意义的“还”还可以自由地组成短语结构,如“还贷款”“还他一脚”“还不完”等。

通过对“还”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还:返回→回到原点或原状态→有动因地回到原处

“还”的本义是“返回”,即由目的地返回到出发点,这个义项只在比较早的结构中出现,如“还家、还乡”等。以此为基础“还”派生出“回到原点或原状态”之义,如“还俗、还原”等。现代汉语中的“还”在保留这一基本概念的同时,更多地表示一种“有动因的”返回,如“还书、还手、还愿、还债”等。这个意义的“还”,一方面,表示返回的运动过程的义项还存在,另一方面,特别强调返回运动的发出有强大的前半程为动因,后半程必须施行的意义。借了别人的财物,必须要“还”;向神佛做出的承诺也必须兑现;受到别人的欺侮忍无可忍时也必须“还”,这些都是“还”发出的前提,它促使行为主体必须做出该动作。

3.2.2 “还”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还”的字形和本义表示的也是“由A至B再至A”的完整运动过程,但并没有分为两个半程。

“还魂”“还俗”“还阳”中的“还”用的是表示“返回”的本义,这个意义的“还”能产性不高,在现

代汉语中属于构词语素。现代汉语中,表示“有动因地回到原处”意义的“还”则独立性强、能产性高,既可以与其他名词构成短语,如“还贷款”“还人情”等,也可以与其他语素构成词,如“还礼”“还击”“还席”等。这个意义的“还”更多地强调整体运动的隐含动因,即“由A至B”这一部分对后半程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强大动因的存在,才使其后半程作为后续的结果得以出现。尽管“回”也有一些词语包含[+动因性],但从整体上看,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数量有限,仅占其总数的7.5%,而且也不具有能产性和自由运用的功能,而[+动因性]的“还”构成的词语占其总数的64%,而且独立性强、能产性高,因此,位移动词“还”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动因性]。

3.3 “归”的语义分析

3.3.1 “归”的典型语义分析

(1) 回到(长期依附之地)

该意义是从“归”的本义“女子出嫁”派生出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夫家是女子真正的居所,女子嫁到夫家就是回到自己真正的居所。而且丈夫对妻子具有领有权,女子出嫁就是回到了其领有者那里,夫家是其终身的依靠之地,她将一生依附于夫家。“返回”义的“归”与一般的“返回”有细微的差别,其构成的词语如“无家可归”“物归原主”等,其中的“归”除了表示与“回”一致的运动轨迹外,更侧重说明运动主体对原点的依附关系,也就是说,“归”隐含着原点是运动主体长期依附之地的意义。即“无家可归”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不能回家”这一简单的运动过程,而是说某人在物质上或心理上没有建立一个可以永久联系、长期依附之地。“物归原主”之所以用“归”而不用“还”,除了要表达物体运动一个周期后返回到领有者手中(原点)的基本意义之外,重在强调领有物与领有者之间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现汉》中此意义的“归”构成的词语^⑥共35个,分别是:归案、归程、归档、归队、归附、归根、归根到底、归根结底、归根结蒂、归公、归还、归回、归口^②、归来、归宁、归期、归侨、归顺、归宿、归天、归田、归途、归位、归西、归降、归向、归心、归心似箭、归省、归依、归阴、归隐、归葬、归真、归真返璞。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归”之间有五种语义关系:“归案、归队、归位”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原点;“归还、归宁、归葬”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方式或目的;^⑦“归侨、归心”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运动主体;“归回、归来、归向”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运动方向;“归程、归期、归途”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路径或时间。

(2) 划定从属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子嫁到夫家后,要受

丈夫的领导和支配,丈夫对其拥有绝对的领有权,换言之,一旦运动主体到达原点,二者之间就构成一种从属关系,因此“归”由前一个意义又直接派生出从属关系。而这种从属关系一经确立,一般不再变更。如“归属”“归组长负责”“孩子归我,财产归他”等。现代汉语的“V归V”结构中,“归”是“划定从属关系”的引申用法,意思是动作“V”只与其本身有关,与结果无关。

《现汉》中此意义的“归”构成的词语共6个,分别是:归功、归咎、归口^①、归属、归于、归罪。这些词语中的“归”均有“归于”之义,不表示位移运动,而是为某物或某事确定领有者。

(3) 汇集到一点、集中

旧时的中国婚姻允许一名男子娶多名女子,因此这多名女子的运动终点是同一的,她们到达同一归属地,从抽象图式的角度看就是“汇集到一点、

集中”。“归”在此意义中存在多个运动主体与原点之间构成的多个单次循环图式,这是“归”特有而“回、还、返”不具备的意义。例如,“百川归海”即指来自不同方向的多条江河最终流入大海,大海是多条江河的聚集地和长期居留之地;“众望所归”即指大家的信任、希望集中归向同一个人。

《现汉》中此意义的“归”构成的词语共12个,分别是:归并、归结、归类、归里包堆、归拢、归谬法、归纳、归齐、归着、归整、归置、归总。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归”之间有两种语义关系:“归并、归拢、归总”等的后一语素与“归”之间是近义关系;“归类、归齐、归整、归置”等的后一语素与“归”之间可以理解为承接关系,先“归”而后再执行“分类/整理/放置”等动作。

通过对“归”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归: 女子出嫁→回到长期依附之地 ↗ 从属、属于 (从丈夫的角度看)
↘ 汇集、集中 (从妻子的角度看)

《说文·止部》:“归,女嫁也。从止,从妇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女嫁也。公羊传、毛传皆云:妇人谓嫁归。此非妇人假归名,乃凡还家者假妇嫁之名也。从止,妇省。当云从妇止、妇省。写者夺之。妇止者,妇止于是也。”“归”的本义是“女子出嫁”。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女子真正的归宿是夫家,女子出嫁不是离家而是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归属地,所以段玉裁说“妇止于是也”,夫家是女子的最终归属地,因此也是女子的长期依附之地。在此基础上“归”又派生出两个意义:一个是从丈夫的角度看,他的妻妾均属他所有,因此“归”可以表示划定从属关系;一个是从妻子的角度看,她们都嫁给了同一男子,强调依附终点的同一,表示“汇集、集中”。

3.3.2 “归”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归”的本义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就是“女子嫁到了夫家”,“有了依靠”。因此,“归”的核心语义特征是强调“由B至A”后运动主体对原点的依附性,A点(原点)一方面表示运动主体的运动终点,另一方面更侧重于运动主体将与A点构成长期的依附关系。“从属”和“汇集”都是在此意义上派生出来的,“从属、属于”从领有物的角度看就是其对领有者的依附关系;“汇集、集中”就是多个事物向同一个事物的归依和依附。因此,“归”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依附性]。^⑧

3.4 “返”的语义分析

3.4.1 “返”的典型语义分析

《现汉》中“返”是个单义词,所以用“回”直接释义。根据构词的具体表现看,“返”可细分为两个类型。

(1) 回到出发的地方,特指与前半程方向相反该意义和“回、还、归”描写的是相同的运动

过程,但“返”与“反”同源,^⑨更加突出与“正面”的相对性,突出“与原来的运动轨迹方向相反”的意义。如“农民的种粮热情高涨,连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也纷纷返乡种田”中,^⑩“外出”与“返乡”相对,一个是离开家乡向外走,一个是返回家乡向内走,二者方向相反,对比鲜明。有些时候“返”表示运动轨迹与前半程相同,只有运动方向相反。如“返航”,一般情况下,船和飞机的航线是规定好的,起点、终点、经停站点都是固定的,船或飞机在这些规定的点之间做往返运动,不能随意变更路线,因此从起点出发回到起点,路线不变、方向相反叫做“返航”。^⑪

《现汉》中此意义的“返”构成的词语共19个,分别是:返场、返程、返防、返岗、返工、返归、返航、返还、返回、返利、返聘、返迁、返销、返修、返照、往返、遣返、流连忘返、一去不复返。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返”之间有三种语义关系:“返归、返还、返回”的后一语素与“返”之间是同义关系;“返场、返程、返岗、返工、返利”等的后一语素是“返”的终点、路径或主体;“返航、返迁、返销”等的后一动词性语素是具体运动,“返”表示运动的方向。

(2) 回到原状态

一般情况下,事物顺着一个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回到原状态”的情况,就意味着发展方向改变为向后,与原有的发展方向相反了,这与“返”的本义有直接联系。例如“返祖现象”,人类的祖先是一种原始的状态,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现代人类的生理结构越来越适应环境的需要,与祖先有了很大区别,“返祖”则是说人的生理特征没有向更优化、更好的状态发展,反而出现了已经退化的器官或组织,与人的进化过程相逆。

《现汉》中此意义的“返”构成的词语共7个,

分别是：返潮、返老还童、返贫、返璞归真、返青、返俗、返祖现象。

通过对“返”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返：回到出发地（按原来轨迹折回）→回到原状态

《说文·又部》：“反，覆也。从又、厂。”《说文·辵部》：“返，还也。从辵，反声。”在古汉语中“反”的本义是“覆”，表示将物体翻转过来，即与“正面”相对之意。“返”与“反”同源，加了“辵”旁以后，含有行走的运动轨迹相同、方向相反之意。从本义出发，“返”的发展方式同样是从空间地点的回归引申到时间、状态的回归；然后从回归路径的角度出发，更强调了和原来的运动轨迹相同、方向相反的特点。

3.4.2 “返”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返”在描述一个循环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更多地是侧重于表现运动主体“从B至A”的后半程与“从A到B”的前半程方向相反这一特征，因此，“返”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逆向性]。

四 结语

“回、还、归、返”是现代汉语返回类位移动词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子系统。系统的特点是其成员之间分工明确，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形成互补关系，从而使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回、还、归、返”的分工合作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们的共同意义是运动主体离开原点向外运动最终又到达原点这样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多个要素：运动主体、原点、运动方向、运动轨迹（前半程、后半程）等。同时，“回、还、归、返”各有侧重：“回”从整体上关注这一运动过程的完整性；“还”关注前半程对后半程的影响；“归”关注运动主体与原点之间的关系；“返”关注前半程与后半程运动方向的相对性。这四个词之所以呈现如此的区别性语义特征而非其他特征，与它们的本义有直接关系。“回”本义“转”，物体旋转的轨迹是一个完整的环形，因此“回”延续了描述其过程完整性的特征；“归”本义“女子出嫁”，回到了终身依附的夫家，因此“归”延续了这种依附性的特征；“返”本义“还”，同时，“返”与“反”同源，因此“返”更强调运动方向相反相对的特征；“还”本义“复、返”，从本义看，表示运动主体由原点出发又到达原点这一运动过程的词应该是“还”，因此古汉语中有“还家”“衣锦还乡”之说，而现代汉语中这一概念则由“回”承担。我们推测“回”“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竞争，最终“回”占据了“还”的位置，而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还”以原有意义为基础，选择凸显其中有动因性特征从而保证其继续成为返回类语义系统中的一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关于“回”与“还”的竞争，我们另文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观点。“回”之所以能够替代“还”并进入该语义系统成为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词，是因为其本义所具有的“客观完整表述一个循环过程”的特征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附注：

①《现汉》共收录以“回”为起首语素构成的词语129个（包括词条及例词。本文中凡多义词各义项中所讨论的“回”“还”“归”“返”表示的意义不同时，按多个词处理。下同），其中例词5个，分别是“回家”“回乡”“巡回”“迂回”“峰回路转”，其余124个为词条。129个词语中，5个是“回族”义，2个是“回纥”义，另外“回来”“回去”是复合趋向动词，“回禄”为火神名称，语源不详，本文需要讨论的词语共119个（趋向动词“回”单列为一个词，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回”中的一个义项，因此不予考虑。不过从《现汉》释义“用在动词后面，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别处到原处”来看，此意义与本文讨论的“到原点，引申为单次循环的完成”具有一致性）。

②此类序号表示该词在《现汉》中为多义词，其序号为义项序列号。下同。

③笔者检索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发现“回护”最早出现于北宋《朱子语类》，有“袒护”之义，通过对例句的分析我们初步判断“回护”是从用于表“通过语言辩解来袒护”义泛化到后来表“袒护”义的，因此文中将该词归为“应答、答复”义中。对于该词的形成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④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⑨王力《同源字典》第398-399、58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⑥《现汉》中“归”字词语共54个，其中“归除”为珠算除术语，本文未作分析。

⑦“归宁”，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宁”为“安也”。笔者认为“归宁”是“返回（娘家）（向父母）问安”之义，因此“宁”是“归”的目的。“归省”与“归宁”同理。这里“归”的意义已泛化为“返回”，不再是“出嫁”。

⑧最初笔者认为“归”有[+终极不变性]，但似乎不能完全解释所有词语，[+依附性]为武建宇教授对笔者的提示，在此表示感谢。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⑩本文例句均出自北京大学CCL网络版语料库。

⑪“折返点”是“从a到b后再沿原来的路返回a，调头的地方是折返点”。

⑫出自“百度百科”。

参考文献：

- [1]董秀芳.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4）.
- [3]师璐. 试论意象图式及其在词义延伸中的作用[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
- [4]苏宝荣. “隐喻”认知、词义变化与辞书释义[J]. 辞书研究，2004（1）.
- [5]张绍全. 词义演变的动因与认知机制[J]. 外语学刊，2010（1）.
- [6]张志毅，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7]朱熹. 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刘 焱）